



文章正宗卷第二十四

詩

任洛陽丞請告 韋蘇州

方斲不受圓直木不為輪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  
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休告卧空館養病絕貴塵  
遊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羣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氲  
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  
著書復何為當去東臯耘

縣齋

仲春時景好草木漸舒榮公閒且無事微雨園林清

泱泱水泉動忻忻衆鳥鳴  
閉齋始延曠東作興庶旺  
即事翫文墨抱沖披道經  
於焉日淡泊徒使芳樽盈  
休暇東齋

由來束帶士請謁無朝暮  
公暇及私身何能獨閑步  
摘葉愛芳在欄竹伶粉污  
岸憤偃東齋夏天清曉露  
懷仙閱真誥貽友題幽素  
榮達頗知踈恬然自成度  
綠苔日已滿幽寂誰來顧

郡內閑居

棲息絕塵侶辱鈍得自怡  
腰懸竹使符心與塵山獨  
永日一酣寢起坐兀無思  
長廊獨看雨衆竅空

今夕已云罷明晨復如斯  
何事能爲累寵辱豈要辭

燕居即事

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  
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跡絕  
燕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  
几閣積羣書時來北窓閱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  
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  
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  
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  
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  
自當安夏劣誰謂薄寒來

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  
山在雲中物餘事

交無是非責且得任疎頑日夕臨清澗道遙思慮閑  
出去唯空屋弊簣委意問何異林棲鳥感此復來還  
世榮斯獨已頽志亦何攀唯當歲豐熟問此一歡顏  
夏景端居即事

北齋有涼氣嘉樹對石城重門永日掩清池夏雲生  
遇此庭訟簡始聞蟬初鳴逾懷故園愴默默以絀情

新理西齋

方將旺訟理久翳西齋居草木無行次雨暇一芟除  
春陽土脉起膏澤發生初養條刊朽枿護藥鋤穢蕪  
稍稍覺林壑慮簾忻竹疎始見庭宇曠頓令煩抱舒

茲焉即可愛何必是吾廬

曉坐西齋

鑿鑿城鼓動稍稍林鷓去柳意不勝春巖光已知曙  
寢齋有單裨靈藥為朝茹如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慮  
公門自常事道心寧易處

寓居永定精舍

政拙忻罷守閑居勿理王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  
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  
眼暗文字廢身閑道心清即與人羣遠豈謂是非嬰  
秋夜

暗應涼葉動秋風  
一與清景遇每憶平生歡如何方惻愴披衣露更寒

種藥

好讀神農書多識藥草名持鎌購山客移蒔羅衆英  
不改幽澗色宛如此地生汲井既蒙澤捕援亦扶傾  
陰穎夕房斂陽條夏花明悅翫從茲始日夕繞庭行  
州民自寡訟養閑非政成

種瓜

率性方鹵莽理生尤自疎今年學種瓜園圃多荒蕪  
衆草同雨露新苗獨翳如直以春招迫過時

田家笑枉費日夕轉空虛信非吾儕事且讀古人書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柳子厚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情何足貴道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  
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海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沿流此投跡  
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跣趺便終夕  
風窸踈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  
高館軒霞表危樓凌山隈茲辰始激霽纖雲盡寒開  
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鷓鴣哀  
境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  
歸流駛且廣汎舟絕公洄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去國鬼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此少所宜

索實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游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志適不期言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後笑昇天行  
竄逐宦湘浦拙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  
歲月殺憂慄慵踈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  
石角恣幽步長烏遂遐征磴迴茂樹斷景晏寒川明  
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鶴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  
稍與人事間益知身世輕爲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  
喬木餘故國願言果毋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  
與徒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  
西岑極遠日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  
迫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頽波遙風遞寒篠  
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脊靡遺壽等彭鏗天  
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踈誰使心神悄  
偶茲適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踈頑  
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野不可攀  
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

遠岫攢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渴  
菡萏溢嘉色篋管遺清斑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  
棄逐久枯槁迄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  
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閒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  
齒踈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  
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  
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  
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

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旦獲謝山人至愚池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霧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人行  
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情

獨覺

覺來窻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未事驚紛擾  
為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溪居

久為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  
曉耕翻露草夜舂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歎走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  
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  
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為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  
寒花踈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鳥夜來雨  
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飲酒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醉先酒遺我驅憂煩  
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喧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溫  
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  
盡醉無復辭偃卧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  
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  
瘴疴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  
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  
欠伸展支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為世儒  
道盡即閉口蕭散指囚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  
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

感遇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栖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  
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徒嗟日沉酒九鼓教鳥音

東海久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  
衆情嗜姦利居貨捐千金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  
攬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  
爲役孰賤辱爲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枯朽無妍媸  
生平勤皂櫪剝秣不告疲既死給槨積葬之東山基  
柰何值崩湍蕩折臨路垂蹙然暴白骸散亂不復支  
從者幸告余睠之悄然悲猶完獲迎祭大馬有蓋惟  
佇立唁爾塊豈復識此爲舂鏹載埋瘞溝瀆護其危  
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  
及物非吾輩聊且顧爾私

秋懷 韓退之

憲前兩好樹衆葉光華一披拂策策鳴不已  
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秋風生端來感歎成坐起  
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素和驅日月或作白日疾急不  
可恃浮生雖多塗雖或作每起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  
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彫悴彫或作憔悴或作凋方  
青青

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

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飲廉頗尚能飯

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

或作 歸還閱書史 或作 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

作塵方云莊子六經者先王之陳跡誰或作難 賤嗜非貴獻丈夫意有在

存 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

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

高稜其下澄湫水 登或作通或作石 有蛟寒可畏

或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愁感感抱虛礙 露泣秋樹高

或云謝靈運詩花上露 擅弓孔子泣然流涕則為

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 或 汲古得脩綆各

浮猶有耻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屏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 方作幽室中

室幽幽乃與 月吐窓囹囹 吐亦 喪懷若迷方浮念劇

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事有

朝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

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敲有琴具微絃再鼓聽愈淡  
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低心逐時趨低或作吾蓋  
草書之誤而  
失其半 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不如觀

文字丹鉛事點勘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麤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

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

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坐或  
作下讀詩盡

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

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夫或生

按宋本亦作人說者謂文人者尊長之稱古  
謂文人且安坐是也此為答童子而自稱也

此更詳之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眾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瑤若摧琅玕

瑤或作瑤謂是夜氣滅望舒雲貝其團青真無依倚飛轍危

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沈瀾憂愁費晷景日

跳丸迷復不計遠計或作記為君駐塵鞍

暮暗來客去群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疊疊抱秋明

世累忽進慮進或作連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

已盈已或作易詰屈避語弄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弃得

比寸草榮知耻足為勇晏然誰汝令誰一作惟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或作陽陽爾生

還不早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西風蟄龍蛇泉木  
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夜歌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  
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遙遙一作悠悠淝水

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無里字或壽州屬縣有

安豐唐貞元時元下或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

其中召或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聲聲

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方無更嗟哉董生

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

漁而方並作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慙慙

妻子不咨咨方從閣杭蜀本作羞羞云此詩以三嗟

咨字自與居叶方於毛穎傳資字論之矣何獨於此

而疑之邪羞羞韻雖可叶然殊無理而可笑方之主

此又其酷信三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嗟字叶音子余

反而誤作差字耳然亦不如且作咨字之見成穩當

也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方無有生

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  
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躅久不去以  
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

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  
董生無與儔或作誰將與儔或作將無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  
之詞也此云無與儔  
荅而決之之詞也

### 齷齪

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饑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  
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沱瀾  
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為歡  
秋陰欺白日欺方作蔽○今按作蔽固古語然作欺尤有味也泥潦不少乾  
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  
屬或作謂或作以詰方作語○今按謂以語不若作屬詰為切願辱太守薦得充

### 諫評官

諫評官諫評官字語複非是呈琅玕致意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

河之水云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

開方云古音陽五三年不見今使我生憂日復日夜

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

年不見今使我心苦采薇于山緡魚于淵方作泉○今按以淵

為東海詩諱也我祖京師不遠其還其或

### 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本焰作艷方云西不知

羣兒愚那用故諺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

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

斧鑿痕不曠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

劃崩豁乾坤擺雷破根方作根惟此兩夫子家居率

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

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珠琅山官勅六丁雷電下

取將流落人間者流或作留方云孔教父嘗曰漢霍

作流落如江摠詩流落今如此少陵詩流落意無窮皆只作流落字蓋留謂遲也

太山二豪也云李本作豪按孟子莊

芒之內字皆作豪然楚詞秋毫也

願生兩翅方作願生捕逐出入補誠忽交運兩翅翎

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身跨汗漫不著

織女襄或作相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

珮與我高頡頏

雜詩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靈書蟲靈書蟲生死

文字間古道自愚蠢或作蠢古言自包纏今固殊

古誰與為快驚獨攜無言字共昇豈命顛長風飄襟裾

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方一塵集豪端遨嬉未

云幾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守之萬頃厭其顛方從唐

墳。今按方所从本蓋後人以重韻而誤改之說見石鼓歌惜哉抱所見白黑未

及分慷慨為悲咤淚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還今

誰親翩然下太荒被髮駢騏驎或作麒麟方云古書如戰國策多用騏驎

字其義一也

### 送劉師服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淅或作晰亦作哲古作哲云明也之川高唐賦晰

今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照晰與哲同故今本訛為淅也。今按析為淅溼淒涼之義哲為明義此詩

上云陰氣始下云雲景秋則與哲義不相應而宜為淅溼之意矣蓋由淅而誤為晰又因晰而轉為哲也

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飲酬

待方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鉤齎財入市賣貴者恒

難售豈不畏顛顛或作以惟悴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

以待歲晚收

### 贈別元協律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特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

南裔多山海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

子行誠艱難行方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

可拭何或作無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

寤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不意留竄路旬日同食眠



旬日或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我  
抱悄悄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况四海人

又况或疑疑桂林伯矯矯義勇身生平所未識待我

逾交親作如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瘡癘

書勸養形神形一作精不知四罪地豈有再起辰窮途致

感激肝膽還輪困

宿曾江口

雲昏水奔流天水濟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

暮宿搜民村高處水半扉大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

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啼問知歲常然知或哀此為

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

所歸

雜詩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

得時能幾時與汝感啖咋凉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

鵲鳴聲楂楂烏噪聲獲獲爭鬪庭宇間持身博彈射

間或作聞非黃鵠能忍饑兩翅久不擘能忍方作蒼

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歲晚或

截椽為楹楹斷楹以為椽東蒿以代之或作小大不

相權雖無風雨災得不覆且顛解轡棄騏驎蹇驢鞭  
使前崑崙高萬里歲暮道苦遭停車卧輪下絕意於  
神仙

雀鳴朝管食鳩鳴暮見群求獨有知時鶴雖鳴不

緣身暗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暗或作瘖方云本草陶君曰啞蟬不能鳴

者雌蟬也蛙鼃鳴無謂閣閣祗亂人

南溪始泛

榜舟南山下或作溪上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或作幽尋事隨

去孰能量近遠陰沉過世樹蔽昂抵橫坂石麤肆磨

礪波惡厭牽挽或倚魚竟就平洲飯點點

飄梢梢新月偃抽梢或作梢梢方云廣雅區區梢梢小也餘年慄無幾或

作諒詳下對愴字明是慄也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

蹇或作蹇

南溪亦清駛或作駛洪云作駛誤姑兩存之而無楫與舟山農驚見

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

瓜籠方作籬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

用餘俸置居在西疇困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

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願為

同社人鷄豚燕春秋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輿致佳觀安可擲

丁卯九月廿五日  
文二  
二

輿或作與可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拖舟入其間  
方作事非是  
拖方作拖○今按漢書拖舟而入水注云曳也音它

峻瀨乍可刺峻瀨方鷺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

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柳帶松冠或作帶柳冠松方從閣本作帶柳松冠云此吉日辰

良體也○今按亭亭帶柳沙無義且此兩句用對偶亦何害方信閣本故曲為之說如此或本亦無義皆

非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補遺杜詩

###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關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釋氏要覽載釋名曰寺嗣出謂治事者相嗣續於內

故天子有九寺焉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丁卯佛

至有印士二僧摩騰法蘭以白馬馱經像留洛陽勅

於鴻臚寺安置二十一年戊辰勅於雍門外別建寺

以白馬為名謂僧居為寺自此始又僧輝記云招提

者梵言拓闕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

拓為招文省去闕奢二字止稱招提即今十方住持

寺院是也佛僧謂之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

招提蓋天空國之語象緯逼雲卧衣裳冷黃氏多識錄云此寺今在西洛

號雙闕以與太內對峙若天闕焉方知老杜用天闕

蓋指龍門也妾改為天闕荆公又改為天闕皆非鮑

###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

趙云上句言其山之靈異下句又言其山之長  
大如史記言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  
生曾雲趙云陸機文賦有曾雲之峻曾積之雲決皆  
入歸鳥薛云以言觀覽之遠據會當凌絕頂一覽衆

山小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髮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執中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兒女羅酒漿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客會面難一舉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苦雨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趙云此雖古詩而多對字眼相次若近體羣木

水光下萬象雲氣中趙云此盛言苦雨之狀所思礙行潦九里

信不通詩洞酌酌彼行潦流潦也疏云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潦之

悄悄素澹路悄悄言行迢迢天漢東願騰六

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君一作子面超然懽笑同奮

飛既胡越趙云言如胡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

軒心力窮此言思見君子而不可得也趙云一飯嘉四五起亦劉公幹一日三四遷之勢嘉

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趙云謝玄暉贈西府何僚云時菊委岩霜時菊以譬賢人

推若兩故沒溷濁碎榛趙鷹隼亦為猛鳥何所蒙

齊年以苦雨猶屈其猛而不能奮飛况瑣瑣如鳥何所蒙

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趙

趙云意言隴西公王徵士既不見矣姑近此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薛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昊趙云孫綽天台山賦曰赤城霞起而建

高標言塔之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高可標表

趙云鮑照夜歌行云小人言齷齪安知曠士懷夫登高望遠所以為憂然其高則易生恐怖故惟曠士而

後無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突厥寺碑四天之下

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注謂為形象以教人趙

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趙云言愈仰而上穿過龍

也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趙云河漢天河也廣雅

若聞其流聲焉羲和鞭白日趙云淮南子云少昊行

清秋趙云獨言清秋則公登塔必在秋時矣秦山葱

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

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鶴去

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師民瞻

譏明皇荒樂不若虞舜瑤池言王母以比楊妃崑崙以比驪山黃鶴以比張九齡之徒鴈以比揚國忠之

徒杜公因登塔觀覽而念及此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嚙啗且復尋諸孫  
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  
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  
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  
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  
不成趙云此段方有興致蓋淘米所以為烹少汲水  
莫放手因以興焉族之有宗猶水之有源葵之有根  
也水有源勿渾之而已葵有根勿傷之而已矣阿翁懶惰父覺  
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餐小人利口實薄  
俗難可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兩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

沈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曲江頭難為一相就

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誅雲師疇能補天漏

雲師名大明韜日月曠野驪禽獸君子彊逶迤小人

困馳驟趙云以兩遙於上泥泊於下君子雖有車馬  
亦彊逶迤而尸小入歎於行李之往來故困

馳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漚走節東離菊紛披為誰

秀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外月來忽復九日九為陽  
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

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不庶草無有射地而生  
於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導和體芬芳之淑

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  
英輔躰延年莫斯之貴謹封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述懷自賊中竄  
歸鳳翔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公於至德二載夏四月自賊中走鳳翔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

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投拾遺流離主恩厚按新書言

甫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授右拾遺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

問三川不知家在否三川在邛州按本傳甫寄家三川報箋彌年孱弱至餓死者

比隣同罹禍殺戮到鷄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尸牖

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遇

嶽岑猛虎場爵結固我自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

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

沈思歡會處恐作窮鷓雙

### 送從弟亞赴西判官

鮑云亞字次公在靈武上書論當世

事權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西春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衰為隼擊時危異人至

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謂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

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筒應對如轉圓踈通略文字

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心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

趙云安慶緒窟崆峒地無訛清海天軒輕西極最瘡痍

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亦藉卿佐元帥謂杜鴻漸坐看清

流沙所以子奉使趙云亦沙亦歸當再前席適遠非

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上父利孤峰石戴驛快馬金

纏纏黃羊飲不羶蘆酒多  
逐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

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  
如遂趙云此一段又期以安邊敵何有正言此

蕃何足平哉當念天子反正  
車駕歸長安乃為計遂也  
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驥

驥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  
功趙云公意言以亞為安西判官特使驥驥駕鼓

車耳故馬回頭所望在夾輔天子也龍吟拍言駉驥

貧交行趙云後漢書云貧賤之交不可忘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  
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

時交此道令人棄如土

兵車行王深父云山詩甚託於漢以蚩亥宗

車麟麟馬蕭蕭秦國風有車麟麟車攻詩蕭蕭馬鳴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趙云此詩直道其事氣質類古

樂府故多使俗話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道旁

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

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

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

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

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

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

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趙



時有事于吐蕃乃青海之  
地哥舒翰所立功之處也  
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

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文二年傳吾見新鬼大  
故鬼小至元長景秀才

云肺石少不寬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杜云陳寵為  
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聞而  
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三  
者而骸骨不得葬寵盡收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三省驄聲價歛然來向東  
趙云歛音許勿  
反有所吹起兒

左太冲曰何為歛來游也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  
言自西來東若吹而來也

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

未受伏櫪恩魏武樂府曰老驥  
伏櫪志在千里猛氣猶思戰場利腕

足蹄高如踏鐵交河幾蹴曾冰  
唐安西去交河郡  
三百里

曾積是冰之名公言交河西邊之地有  
曾積之水馬幾度蹴踏之而破裂五花散作雲

身趙云言  
馬之貴萬里方看汗流血天馬歌躡容與兮逝萬  
里又曰露赤汗沫流赭

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御軍電領城知趙云上句以善  
高都護之獨能

騎也下句言馬之  
如電舉國皆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

道趙云鮑照詩驄馬金絡頭也馬展効在於壹戰則  
雖被青絲之前所謂猶思戰場利之意相為終始漢宮殿名曰長

安有橫門三輔黃圖云橫門北面西頭第一門橫音  
光其字從木非  
縱橫之橫也

### 天育驃騎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趙云荀勗  
所上穆天

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益駭蓋驃騎謂八駿  
者是也今張景順畫圖無乃是穆天子之馬乎是何

大司四十四卷十六

意能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趙作駿尾以舊本非是

鬣至膝尾委於地則駿尾之長者蕭梢搖動可起朔風言朔風最慘烈者毛為綠縹兩耳

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縹普沼反青黃色也史載縹垂兩耳縹本紀周穆王得縹耳之駒

相馬經曰馬眼欲紫艷光口中欲赤色縹延年賦雙瞳夾鏡兩權協月杜補遺李善注縹白馬賦云相馬

經曰日成人者行千里注成人者謂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日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間夾旋毛為鏡

矯矯龍性合變化詩四牡矯矯顏延年賦龍性誰能馴卓立天骨森開

張趙云蔡邕使使碑英風發於天骨衣彥伯三伊昔國名臣贊天骨賦朗本言人而今借用耳

太僕張景順監牧收駒閱清峻張萬歲字景順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

十年間馬六十萬六千置八坊趙云張景順自是開元時太僕姓張名景順者也舊注便作張萬歲誤矣

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趙云大奴王毛仲也毛仲高麗

人父坐事沒為官奴唐兵志云毛仲領內外開廐所謂天育必廐各矣當時四十萬匹

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

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

驥衰與驂駟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趙云韓退之有言曰世有伯樂

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乃豈無驥衰驂駟而時無良樂之謂公因題畫已死之驃

故起末句死即休之意亦猶人抱出羣之材而不知知已以死為可嗟矣

白紵行  
綠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趙云須長不須白以絲為羅與

錦則有五色之章焉且以之為舞衣則須長以足用不必白而後受采也越羅蜀錦天下之奇紋也金粟

尺言邊幅尺度之足也尺以金粟裹搔頭象林玉手亂富貴家之物也何遜詩云金粟裹搔頭

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趙云此兩句是對而讀者弗覺也亂殷紅對動凝碧凡文

十可到至用象牀玉手對萬草千花不以數對數非大手段莫能也殷音烏閑切黑赤色已悲素

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

滅盡針線跡春天衣着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

繁遊絲亦有情攆風照日宜一作疑輕舉香汗清塵汗

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趙云謂故而合之以言人情之喜新開新而合故不着將

於甚處置之歎其必委弃也桂輔國詩云交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新而用之

故而弃之凡詩人興致如此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子捐忍羈

旅趙云此結一篇之意夫然線之難染之難為羅與

汲引之難乎一旦而弃之故為才士者與其既用而弃不若甘心忍受於羈旅之未用耳

### 秋雨歎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趙云百草以秋而雨則爛死

也宜矣而决明方以鮮明之為黃花翠葉而獨榮以譬君子在患難之中而獨立之譬也着葉滿

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師云此詩傷特立獨行

草决明夏花秋生子花亦與杜所稱不同今時有金錢花與菊相類多生於秋雨中俗謂之漏花扛豈

本此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趙云念凉

耶恐獨立之然時乃堂上書生空自頭臨風三嗅馨香

### 泣

瀾風伏雨秋紛紛趙云瀾風之雨言其風

無伏陰之伏四海八荒同一雲師云楚詞九章曰雲乘霏而承宇王

大正十一年九月十一日

逸注曰倭人並注也按此詩風言號令去焉兩言德澤雲言隨風入骨

來牛不復辨濁濇清清何嘗分莊子秋水至百川灌

涯之間不辨牛馬趙云於馬曰去於牛曰來此正左

氏風馬牛不相之者蓋為趙逆風牛趨順風故亦

以多雨而水漲岸意所以不辨劇中記曰涇入渭合

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則涇與渭之清濁固自分辨

而多雨木一作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

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天寶末外窮兵荒

使繁興民不得休息此詩所以刺也師云唐舊

史開元中米斗數錢讀此詩則可以論其世矣

長安布衣誰比數友錄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

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鴈翅濕高

飛難秋來未省見白日泥汚后厚一作土何時乾宋

皇天淫溢而秋霖兮五王向時而得乾此詩刺賢者退處而此詩漸溺於塗炭也

歎庭前甘菊花此詩譏小人在位賢人失所也

簷前甘菊移時晚青藥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

醒殘花爛熳開何益蠶邊野外多泉芳采擷細瑣升

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埋風霜趙云蓋言

疎如人文采之秀發而託根不得地反為風霜所理也

漢陂行趙云漢音美按長安志漢陂在鄠縣

名之陂既廣大氣象雄深故公詩於初至之際以天地變色則有鼉鯨風浪之變既而開霽可遊則如與龍鬼仙靈相接既而又憂雷雨此蓋陂之廣大雄深詩人因事起意以為詩謂其有可異則不得不憂有可喜則不能不樂有可防則不可不戒而

詩篇之終有安不忘危樂不忘哀之意

岑參兄弟皆好弄，携我遠來遊。淡破天地黯慘，忽異

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

思集。趙云天地黯慘則為可異，水如琉璃則為可愛。以其可愛而便欲泛舟以入，則為可憂矣。漫汗

言廣大也。事殊興極，蓋言其初遠來之興，豈不欲晴朗以為遊乎？而初來之際，忽逢天地黯慘，則事殊矣。

事之既殊，則興亦極盡。與既極盡，則寧不憂思乎？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

浪何嗟及。趙云此乃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

所云主人指言岑參也。前者以天地黯慘而鳧

驚散亂，棹謳發絲管，啾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

菱葉荷花靜如拭。趙云菱葉荷花淨如拭，則水之幽

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趙云上句以言

其遠，上句譬喻，下句實指。蓋渤澥者海也，既如渤澥之深廣，而又清此，所以為譬喻。終南山在陂之上，流

去之遠，則視之黑也。此所以為實指。說文：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共稱渤澥。海列子：無極之中，復無無極。

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窈沖融間。趙云裊窈沖融

船舷噴憂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趙云雲際者山

六十里，上有大定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船舷之憂，可聞於雲際之寺。月出之所，可想其當

於藍田關，皆以此時驪龍亦吐珠。莊子：千金之珠出

於藍田，廣大然。馮夷擊鼓，群龍趣。謝惠連雪賦：馮夷

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兖有

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

夷河伯也。莊子：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兖有

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趙云一日之間初至而天地而晴無氛埃可以縱遊乃向來所樂之多也此一句以結一篇之事

去矣行天寶十四年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遂作去矣行趙云鳥乃去矣此詩有高舉遠引之意故取去矣為名

君不見驍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

炎熱趙云如鷹之飽而高不學燕之戀而附此乃貴人義士不阿附於權貴之門也野人曠

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趙云詩云有覩面目有覩顏則不能忍慙者能

忍慙則有促佞媚無所不至如是而可曳裾王侯之間蓋必如谷子雲筆札樓君卿齊舌而並游五侯者矣野人曠蕩而不能忍未試囊中食玉法明朝且入

藍田山北齊李預居長安羨古人養玉之法乃謂藍田躬往攻掘得環璧雜器百餘枚

之

###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春

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康駢劇譚錄曰曲江池開元中疏鑿為妙境花卉周環煙水明

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江側荔枝熟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趙云公方春日嘗行當綠山之亂宜其有細柳新蒲為誰綠之哀矣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

色趙云曲江南苑即芙蓉苑今云南苑是也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輩隨君

侍君側趙云漢成帝常欲與班姬同輩或以託言揚趙云漢成帝常欲與班姬同輩或以託言揚

太白亦言可憐飛燕倚新粧而高輦前才人帶弓箭

白馬嚼齧黃金勒趙云按明皇雜錄載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金為銜

勅組繡為障泥同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一作正墜

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竟歸不得清渭東

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時明皇幸蜀貴妃誅趙

矣長安與蜀相望於數千里之間云云北言明皇既幸蜀人生有情淚沾臆

江水一作江花其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

志南北趙云胡騎塵滿城公此詩作於至德二載之

西上車馬次馬鬼賜貴妃自盡而細柳新蒲為

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費數百言而後成歌杜公

言太真之被寵則昭陽殿裏第一人足矣言富貴則

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黃金勒足矣言馬鬼之

悲陳陶鮑云天寶十五年十月辛丑房琯及

南軍戰敗績公故有是詩

子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

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

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趙云羣胡

箭句法好處正在血洗箭三字蓋言洗箭上之血也

如東坡韓幹馬詩云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

搖風又薄酒篇云五更待漏靴滿霜皆此格也四句

言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

無殘獲故房琯雖喪軍矣而都人心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

悲青坂趙云前篇悲陳陶則辛丑之敗也此

與陳陶斜之不相遠也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  
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水野蕭颼青是烽煙白  
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趙云房琯  
十月庚子軍次便橋辛丑中軍過賊陳陶斜戰  
不利琯欲持重而牽於邢延思故敗苟見其  
軍之不利於此數陣堅壁以待可也而癸卯率  
南軍復戰遂大敗則公此詩忍待明年之戒所以重  
傷之也

洗兵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

趙云山東者今之河北也蓋謂之

謂山東乃晉言齊地則以泰山言之矣安祿山反先  
陷河北諸郡至二京已復慶緒奔于河北之後史思  
明降嚴莊降能元皓降而河此諸捷書曰趙作報清  
郡斬復矣故曰中興諸將收山東

書同

趙云女晚之報與日晝

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

命在破竹中抵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

趙

鄴城相州也乃賊所窟穴殘者言餘也朔  
方指言郭子儀也時專任子儀故云獨任

京師皆騎

汗血馬廻紇饒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

仗過崆峒

崆峒山黃帝順下風滕行進而問道趙云  
青徐諸郡皆復天下無事則可以問道此

所以常思

三年笛裏關山月

趙云祿山以天寶十四  
載反歲在乙未安慶緒

以至德二載殺其父歲在丁酉是歲復  
二京則為三年關山月古樂府曲名

萬國兵前草

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

成王為元帥乾元元  
年徙封俶為成王

郭相謀

深古來少

郭子儀也

司徒清鑿懸明鏡

李光弼

尚書氣與秋

天香

尚書指言  
王思禮

二三豪俊為時出  
穀嶺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  
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鷄鳴問寢龍  
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  
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  
有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  
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趙  
公自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  
謂也  
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復道諸  
山得銀甕禮軍山出器車注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  
解撰河清頌趙云公詩言此者是歲既收京而於七月嵐川台關河黃河三十一里清如水益

收京之祥實事也

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颯颯催春種淇上

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  
洗甲兵長不用

乾元中同谷縣作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  
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  
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一作無苗

山雪盛黃魯直云黃精當作黃獨陶隱居云狀如小芋子肉白皮黃梁漢人名為黃獨蒸食之

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

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里閭為我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

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鵝鷄趙云因山谷中所有禽鳥

而謂之駕鵝鴈也方言以自關而東呼之云鵝鷄爾

雖謂之麋鵠注蓋鷄類公言眼前雖有此等物安得

乘之以見其弟乎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

歸何處收兄骨有妹有妹在鐘離趙云鐘離濠州也公後有詩日近

聞韋氏妹迎在漢鐘離蓋其夫已良人早歿諸孤長淮浪高蛟龍怒十

年不見來何時一作扁舟欲往滿眼杳杳南國多

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杜補遺蔡氏西

清詩話云林猿古來作竹林後人不知乃易為猿

昔有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色青善鳴問其名

曰此竹林鳥也少陵凡於詩日必紀其類以明風俗

方物貽後人豈可妄意易之耶趙云同谷無深林自

是無猿當以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颭颭枯樹濕一云樹枝濕黃蒿古

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

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提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

蟄蟻蛇東來水上海我行惟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

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東坡云六歌一

蘇詩為明皇也明皇以至德二年至白蜀居興慶宮

魏國常陰候其隙間之  
故上元二年帝遷西內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鄉相

多少年當真應道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

昔僕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趙

末句又變新意以終七歌之義蓋此一日之歌也自一歌至七歌歌聲既窮而日晚暮矣

古栢行傷有其才而不得其用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此乃夔州之詩柯如青銅根如石趙云任

曰夔比縣有盧君塚塚傍有二株其柯如青銅其根如鐵石霜皮溜雨四十圍

色參天二千尺趙云四十圍二千尺用栢事以形容

武當南門且有杜栢樹大四圍高二千尺餘此則巴郡有栢樹大四圍高二千尺餘此

太平寰宇記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情趙云此

妙處蓋栢雖有四十圍之大二千尺之長者而後人如蕭欣輒伐之不能久有惟此栢以君臣亦曾之休

故人愛惜以至於今也惟其雲來氣接及吹青月出如此然後致氣接寒通之速

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遠錦亭東先主武侯趙

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杜公近崔嵬夜歸郊原方離成都而來變故止可言憶昨也

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

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

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

伐誰能送趙云栢木有文采具在其中故云不露文章人己訝其高大下句蓋自况其不憚棄

軀捨身以應器使之乎苦心豈免容蟻蟻香葉終經宿鸞

然誰能送致之乎

鳳趙云不免蟻蟻之所穿以况小人之見凌也下句豈非  
公自况其終接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驚鷹之侶乎趙云王充論衡効力篇云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  
能東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  
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已由斯以論知  
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  
薪者不能推引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能  
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論衡之語如此公所謂才  
大難為用豈不出於此乎

### 憶昔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趙云先皇言肅

之夏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趙云驕子

也鄴城反覆不足恠關中小兒壞此關張言不樂上

為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趙云東坡

中小兒謂李輔國也張后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

宗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上為忙指肅

我昔近侍叨奉引時代宗享出兵整肅不可當為

留猛士守未央致使歧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

百官跣足隨天王趙云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

詆諸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願見北地傳介子老

儒不用尚書郎趙云公於廣德二年以嚴武再尹成

工部員外郎矣今也止願見如傅介子者使斬賚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

出齊紂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  
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  
蕭何律趙云雲門者黃帝之樂各叔孫蕭何以比開元之大臣豈聞一綃直萬  
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  
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  
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  
漢長衰疾

陪王侍御宴姚通泉宅看海之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  
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郭銷

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  
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  
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  
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  
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洙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世說陳元方嘗候  
素紹紹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  
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  
其所安久而益敬夢弼曰此以美姚之為通泉縣也  
洙曰老子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  
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夢弼曰此以  
美王侍御忠洙曰荀子匏巴鼓瑟游魚出聽終可曰  
末旬傲謝希逸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  
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鶴曰公在成都時嚴武

縱不可記故舍之而去所以記言茅屋為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度江灑江郊高者挂宵長林稍下者  
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恐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突兀見比屋吾廬

獨破受凍死亦足 趙云此五句公之用心

我願布裘長萬丈與君同蓋洛陽城蓋亦有志於天下者然近乎戲語耳有萬丈之表十者有言千萬言信而有微

### 縛鷄行

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事家中厭鷄食蟲

蠹不知鷄賣還遭食蟲鷄於人何厚薄 師云此孟羊

意吾叱奴人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

山閣 趙云一篇之妙在乎落句黃魯直深達詩宜其書圃池書堂云小點大癡蟾捕蟬有餘不足

詩者當自解也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撒旁

八他意最為善策如老杜云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

一 效  
笑大江橫

西山先生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四



